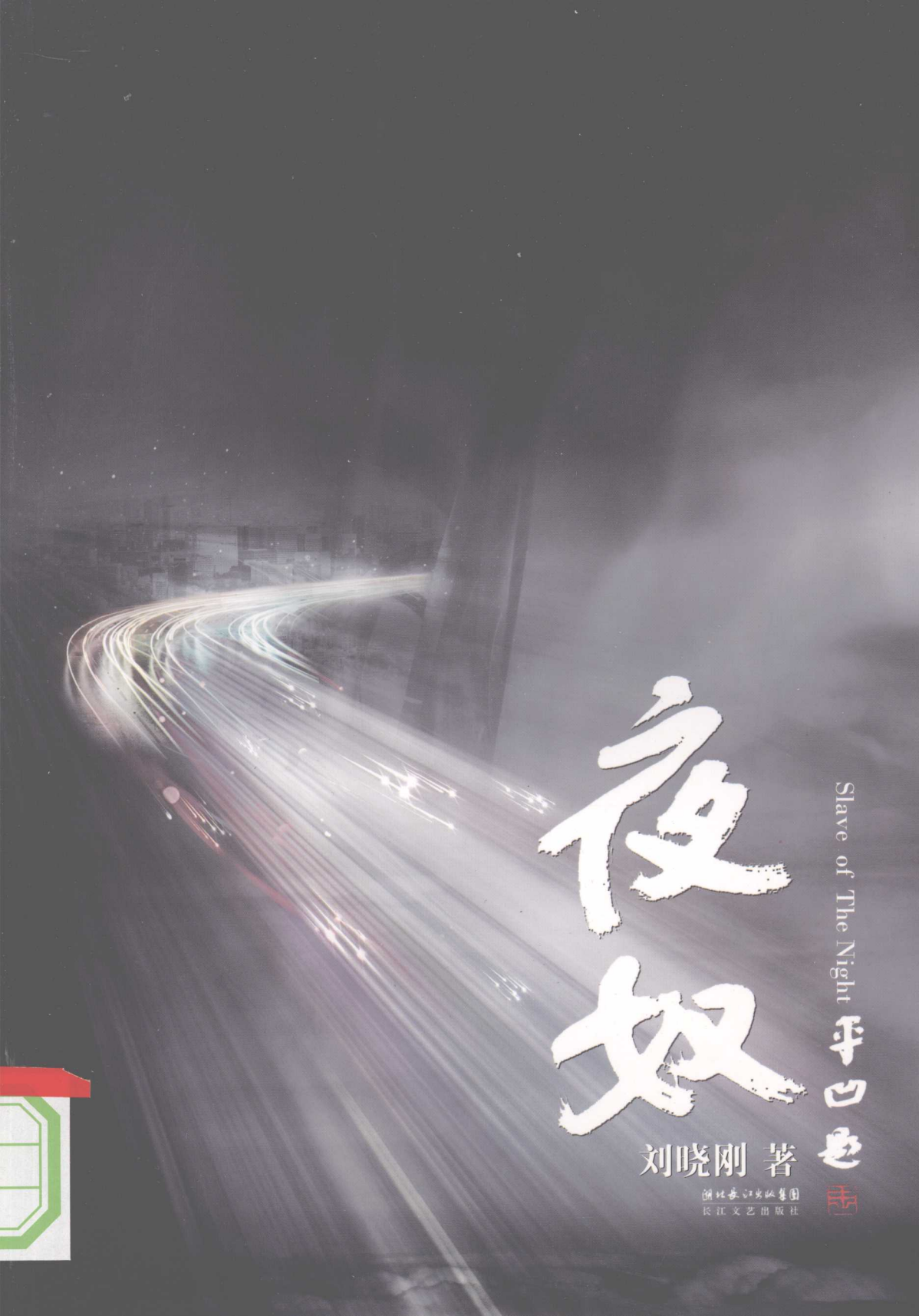




夜奴

刘晓刚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Slave of The Night

平旦也



喧嚣的世界终将沉入大海，
那时，
它会见到，
孤独宁静的，
海的心。

夜奴

刘晓刚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Slave of The Night
平口
也
王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奴 / 刘晓刚.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54-3796-9

I. 夜...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289 号



亿品传媒

sina 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责任编辑: 陈曦

助理编辑: 张维

装帧设计: 上海柯艾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01 传真: 027-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5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72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 015 第一个故事 夜奴
- 053 第二个故事 极乐
- 082 第三个故事 轮回
- 102 第四个故事 昆湿奴的剑（上）
- 146 第四个故事 昆湿奴的剑（下）
- 198 第五个故事 日耳曼人笔记
- 234 第六个故事 大觉寺
- 255 第七个故事 还债
- 278 第八个故事 毕需先生
- 307 后记

夜奴

第一章

四环路上车流的轰鸣将我从梦中唤醒。

我梦见许多猴子蹲在一棵桃树底下，眼巴巴地望着树梢上一颗鲜艳肥大的桃子。我搭一张梯子爬上去，把桃子摘下来。猴子们骚动了，嚎叫着，露出黄色的牙齿。我把桃子藏进怀里，桃子的绒毛搞得我浑身刺痒。就在我将桃子丢给猴子们的时候，梦醒了。

我跑到厨房里喝了一大杯凉开水。头疼得厉害，舌头和牙床粘在一起，鼻孔里塞满了灼热的呼吸。我想起了一件事，转身回到卧室，一个赤条条的身体盖着一条薄薄的毛巾被趴在床上。我去卫生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水柱对脖颈的冲击将残余的酒精慢慢挤出来，我弯下腰，用两只手撑住脚面，从两腿之间望出去。卫生间的窗户大开，窗户外面是一片蒙着一层淡淡黑烟的蓝天。从这个角度观察世界，除了男性生殖器就是被污染的天空。由这两样东西组成的画面既单调又奇怪。我听见血管在滚烫的水流中疲惫地呻吟。

我洗完澡那个姑娘还没醒。她睡得很沉。发丝披散在苍白的脸颊上，增添了睡姿的妩媚，一只小小的手掌攥成拳头搁在唇边，性感的嘴唇微微分开，露出一线雪白的牙齿。我赶紧跑到客厅去，坐在沙发上抽烟，一边抑制肉体的冲动，一边试图捋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像一堆凌乱的积木散落在记忆中，我像一个5岁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将它们一块接一块地拼起来。天知道最后拼成的是个什么东西！

昨天下午我采访了朱良。编辑部主任逼着我去的，死活推不掉。我们俩是发小，一起玩泥巴长大的，曾经在一条胡同里住了十几年。他爸是个劳动模范，我爸是个小商小贩，两个老头儿没事就坐在胡同口的大槐树底下喝二锅头，啃猪蹄子，吃猪头肉。朱良喜欢往跟前凑合，他爸总是毫不犹豫用布鞋扔他，扔完了再让他把布鞋捡回来，将一口黑乎乎的，又辣又呛的“天坛”牌卷烟喷在他脑袋

上。朱良在烟雾里满地打转，找不着北。他爸笑嘻嘻地扯着烟酒嗓，用全胡同都能听见的声音嚷嚷：“你小子吃的日子在后头呢！现在就跟老子抢，日后能有个屁出息。你给老子听好了，我老了你得养我，给我好吃好喝，还得给我送终。要是我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你小子别偷偷拿锥子扎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满胡同听见的人都笑，好几个大婶隔着院墙接话，准备把所有的锥子卖给收破烂的，来一个釜底抽薪，预先断绝朱良向“逆子”方向发展的前途。所有人全看走了眼，谁也没想到那个成天拖着清鼻涕，光着屁股满世界乱跑的野小子居然成了电影明星。朱良把他爸接到西山的别墅去养老，说西山的空气好，是北京最大的天然氧吧，让他爸在氧吧里踏踏实实地往100岁活。他妈死得早，没享上他的福。他花大价钱买了一块风水宝地，等老爷子去世后跟老太太入土合葬。听说那地方是北京最有名的风水先生给看的，光请先生就花了50万。朱家搬走后，经常有人来胡同里探访，了解朱良小时候的逸闻趣事。老头儿老太太们可得了热闹，有问必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好几回，美其名曰追溯明星的童年生活。一条安静的胡同被闹得鸡飞狗跳，有人发牢骚了，朱良还没有寿终正寝，就有一帮人赶着树碑立传，这不是给人添堵吗？再说了，他朱良充其量就是一个红了半边天的戏子，也值得这样兴师动众？反正朱家搬离了住了几十年的胡同，再也没回来过，只留下破屋三间供人凭吊。街坊邻居偶尔闲谈提起，也只一句话了事：“那孙子，火了！发了！牛了！”言下之意，有羡慕，有嫉妒，有赞叹，有惋惜。总之，很复杂。

我一直与朱良保持着联系。不是因为咱们儿时是调皮捣蛋的玩伴，而是因为他没发达走背运的时候我帮过他。他在胶片厂上班，也不知怎么迷上了电影，早看晚看回家看，恨不能搂着电影睡觉。他媳妇是一个眼大心大的护士，见他如此痴迷，不但不阻拦，还跟着给他出主意。一来二去认识了一位名导演，成天去导演拍外景的地方“探班”，也不管路途远近，只要剧组招呼就请假去帮忙。导演在北京拍戏，他知道导演爱吃大馅饺子，亲自和媳妇包好了送到顺义外景地去。顺义远，掏不起打车钱，又怕饺子凉了没地方热，提前三天让我给他们夫妻准备一辆车。我把单位副主编的专车偷偷开出来，给了司机一条云烟。送饺子那天，朱良把装饺子的饭盒拿棉布裹得严严实实，还用保温杯装了一大碗饺子汤。怎么看他也不像送饺子的，像倒腾文物的，比倒腾文物的还贼眉鼠眼。撵着中午吃饭的钟点到了拍摄现场，导演狼吞虎咽地将一饭盒饺子一扫而光，一只手拍着肚

子，一只手拍着朱良的肩膀，挺认真地说：“你这样的好人不当演员，那不成了我们演艺界的‘伟大’损失了吗？”我在旁边听得真真的，没顾上看，光顾着瞧女演员化装了。有一个女演员胸特大，脸蛋红得像桃花，专心致志地听导演说话，眼睛里仿佛滴出水来。后来那个女演员火了，我在电视上总能见到她水光淋漓的眼睛，这才明白她看所有异性都是一个模样，并不是对导演龇牙咧嘴的尊重和风干鸡一样的身材情有独钟。害我吃没来由的“飞醋”好几年。

我起身到卧室里看了一眼。那个姑娘的姿势由俯卧换成了仰面朝天，丰满的乳房将毛巾被顶得歪歪扭扭，一条雪白的大腿夸张地跨过了半张床。她眉头微蹙，嘴巴闭得紧紧的，脖子上出了一层汗水。她做的肯定不是美梦。我回到客厅，点上一支烟。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也许我得领她去吃中午饭，可在叫醒她之前我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她指控我是一个乘机奸污她的流氓，我就找派出所或者公安局最铁的哥们儿来接这个案子。

朱良从胶片厂调到剧团当上了演员。一个没戏的演员。当不上演员的时候他只是眼热，演戏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梦想。当上了演员演不上戏差点儿没要了他的命。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人瘦了好几圈，挂着两个黑眼圈满世界转悠，见着他的朋友全都以为他“入戏”太深，竟然把抽大烟的角色演绎到现实生活中来了。我陪他喝了一年的酒，给他买了一年的“天福号”酱肘子，听他发了一年的牢骚。除了他老婆，朱良只有找我了。男人不能天天总看着同一张女人脸过日子，那样非阳痿不可。我不是同性恋，他老婆也放心，他一个星期住在我家都没问题。他像一条受了委屈的狗，躺在我的沙发上，蜷缩着双腿，眯缝着眼睛抽烟。烟抽得差不多了，他开始像祥林嫂一般冲着我念叨：“我什么镜头也上不去，连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都沾不上边。我们剧团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肉铺子，不卖肉上人家这地界干吗来了？谁有工夫搭理你？我这么瘦，浑身上下没多少肉，卖不上价钱。我们团的团长压根儿就是‘镇关西’郑屠转世，把我们团的女演员全搞完了。他搞完了导演搞，导演搞完了编剧搞，而且全是自由组合，你情我愿。没人搞我。我渴望有人搞我，但人家就是不搞。我总不能撅着屁股亮在大街上吧！你说我能吗？对，不能！我不能亮在大街上。最起码我得找一间屋子，还得找一张床，还得有个喷头完事后冲冲。”一来二去我听腻歪了，没好气地嘀咕：“你住我

的屋子，睡我的床，用我的淋浴。但我就是不搞你。我宁死不当兔儿爷！”

一年后朱良的毛病好了。体检查出来得了癌症，进医院躺了三个月，癌细胞没了。大夫觉得奇怪，差点儿把他做了活体解剖，希望在他身上找出新基因，得诺贝尔奖金。那个医院的全体大夫都穷疯了。病好了，朱良整个人也变了。他的头发在化疗中掉得干干净净，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像含着几滴眼泪，温暖亲切的笑容里带着一点儿苍白，脊背微微弯曲，面颊上的潮红令人联想起以前的肺结核病人。他不再焦灼急切地盼着演戏了，慵懒倦怠地泡在静静流淌的生活里，说话都慢了几个拍子。那个吃过他饺子的导演偶然碰见他，既惊讶于他依然健在，也惊讶于他大难之后诞生的神态气质，啧啧称奇，回去跟策划小组研究了一阵，决定给他量身定做一个角色——现代化城市中备受压抑挫折的善良男人。他像坐火箭一样“火”了起来，屁股上喷着七彩烟雾，头顶上罩着闪烁的光环，顾盼微笑，如同悲天悯人，大慈大悲的南海观音。他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浮出了铁一般死寂的水面，彻底摆脱了窒息。一句话，他熬出来了。我再也不用给他买酱肘子和猪头肉了。

卧室里有动静。我跑进去一看，那姑娘闭着眼睛皱着眉头，满嘴嚷渴。我赶紧倒了一杯凉白开，扶着她的脖子灌下去。她连眼睛都没睁，翻个身又睡过去了。我看见她浑圆的臀部，咽了一口唾沫。也许她醒了我们还可以做爱。她的肉体性感得使我几乎陷入爱情。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自己，自做多情的男人比太监还讨厌。手机震动，主任发来催稿子的短消息。我琢磨着稿子可以今天下午六点前交出去，也可以明天下午六点前交出去。我在构思的不仅是一则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还是一篇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评论。

昨天我到朱良家，正碰上公安局刑侦处的人在调查取证，朱良让我上二层露台等着，吩咐女佣给我煮哥伦比亚咖啡。露台被深蓝色的玻璃包起来，有两个红木大酒柜，奥地利的水晶酒具璀璨夺目，法国的陈年香槟装在红宝石一样的瓶子里。我不知道酒柜里的洋酒值多少钱，但我知道这套四百多平米的房子花了朱良一千多万。我特别想去厨房里打个地铺睡上几夜，六十多平米的厨房铺着雪白的大理石，立着雪白的橱柜和雪白的冰箱，冰箱有六个门。我看不上卧室里的摆设，俗气得像个暴发户，但我的确渴望借宿在白茫茫一片的厨房里。多年来我一

直缺乏充足的睡眠，朱良家的厨房是一个能勾起我强烈睡意的地方，德国进口的餐台比一张双人床还宽，他跟他老婆说不定躺在上面干过。我喝着香喷喷的咖啡，惊讶于自己齷齪的猜想，对朱良没让我在厨房里等他非常不满意。

喝完第二杯咖啡，朱良带着一脸无可奈何的笑容出现在露台的门口，靠着门框点着了一支细长的哈瓦那雪茄。我从不抽这种 2000 块钱一支的破玩意儿，就算它是古巴女人在大腿上搓出来的。我感觉到淡淡的兴奋。那些警察的出现让我看到了苗头，重大娱乐新闻的苗头。我把咖啡杯放到茶几上，用调侃的口气说：“我是让我们主任给逼来的。听说你有故事，他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撂下，专门伺候你。你要是不给我一个独家，我也得挖出一个独家来，要不然主任他老人家一准儿拿我擦屁股。”

朱良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把雪茄的烟灰轻轻弹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一块天然紫水晶，形状像一头卧牛。“难怪大家都叫你们狗仔队，狗鼻子真灵，闻出味道来了。在你之前已经有三家媒体前来试探，全让我的经纪人挡了回去。既然迟早要抖搂出来，我还是便宜你算了。你毕竟不至于胡编乱造，多少还念着点儿咱们的情分。”

事情其实不复杂。一个叫马小放的人找朱良当形象代言人，一年给 500 万，代言的产品有点儿特殊，是树林子。一个北京人只要付 2 万块钱就可以在西藏养一亩山林，林子成材后所产生的一切收益与林业公司均分。他们栽的是果树和核桃，杉树和松柏，投资人可以随意挑选品种，一次投资，终身受益。朱良觉得这是大好事，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两年收了马小放 1000 万，挥洒着他的招牌微笑在电视上的青山绿水间为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善事歌功颂德，惹得北京、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崇拜者们一股脑往林业公司扔钱。三个星期前马小放突然失踪了，还把养林子的钱卷走了一大半，警察在两个星期里找遍了整个中国，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回过头来调查朱良，怀疑他知情不报，与诈骗犯沆瀣一气。查来查去发现大明星也是一个受骗的糊涂蛋，警察没辙了，通知他写书面材料说明情况，将 1000 万从腰包里掏出来赔偿其他受害者。刚才楼下的警察跟他谈的就是退钱的事，连税务警察也跟来了。

朱良的新闻和我的想象有差距。我的本能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背后还藏着东西。朱良把冒着青烟的雪茄搁在烟灰缸上，抱着两条胳膊望着蓝玻璃外面的天空。阳光将树影投在马路上，几个孩子在树影中奔跑穿梭，不知道在玩什么游

戏。

“总以为从鬼门关上爬回来，该把世情生死看透了，可掏出1000万还是这么肉疼，心疼，浑身疼。你说我他妈的给自己脸上贴的什么金？给自己门前立的什么牌坊？只要你是人，你就永远逃不开名缰利锁的束缚，乖乖认了就得了，装清高扮洒脱，最后落的下场比谁都难看。我舍不得那1000万，你知道不？舍不得。难过得眼泪在眼眶里转圈呢。不信你瞅瞅。我这套房子也不过1000万出点儿头罢了，一转眼就没了。一转眼就没了。”

他将双手朝上一举，好像要抬一个什么东西似的。这个动作完全不足以表达“灰飞烟灭”的触目惊心。好歹房子还在，没的是跟房子等值的票子，我睡他们家厨房的奢望还有戏，甭管他和他老婆睡没睡过那张台子，我反正有朝一日得在上面躺一宿。警察挺公道的，他们只没收暴露出来的非法所得。至于朱良买房子的钱是否干净，只有他自己和老天清楚。

朱良悲痛地反复念叨着那失去的1000万，像一个念经的老和尚在超度亡灵。我冷不丁打断他，问道：“你怎么那么相信马小放？”他直着脖子瞪起眼睛，用走了音的嗓子大声回答：“我不是相信那个杂种！我是相信宋小东！”

这就对了。我靠到沙发上，深深吸了一口烟，情不自禁地得意。终于让我给挖出来了。为了掩饰嘴角的微笑，我扭歪了嘴唇，跟着朱良一起骂道：“那个杂种操的骗子！”

姑娘醒了。她抱着膝盖坐在床上，皱着眉头，咬着嘴唇，迷惑地望着我。我递给她一杯水。她好像在思索什么。我知道她在想昨天晚上的经历。她接过杯子，仰着脖子把水灌下去。这个动作让她的一只乳房暴露在我眼前，粉红色的乳晕造成的视觉冲击张大了我的眼睑。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们做爱的经过了，她的衣服凌乱地摊在地板上，黑色的丁字内裤在床头柜下面，黑色的衬着蕾丝花边的乳罩在大衣柜下面。看来脱光她的衣服是一个狂乱的过程。她把杯子递还给我，哑着嗓子问：“卫生间在哪里？能洗澡吗？”我指着卫生间冲她点头。她毫无顾忌地跳下床，一丝不挂地跑进卫生间。她的光滑丰满，曲线凹凸的肉体从我跟前跃过，肩膀轻轻蹭了一下我的胸膛。我有反应。很大的反应。

淋浴的声音像下雨。我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好久没有下雨了，在这个钢筋水泥的无雨之城里，浑浊的空气令人窒息。我靠在卫生间的门边抽烟，顺走廊望

过去，厨房的门大开着，水池上的水龙头滴着水。我向往朱良家的厨房，我要在他家的厨房里睡觉。我想象自己变成一只耗子溜进那间雪白的厨房，到处乱跑，到处撒尿，到处拉屎。我急需在那里变得疯狂。朱良和他老婆一定在厨房里干过，就在那个该死的大台子上，我肯定。

我重新闭上眼睛听淋浴。雨打在伞上就是这样的声音。我曾经为谁打过一把伞，我和谁曾经在伞下瑟缩着，拥抱着，蹚过大雨瓢泼的黑暗的道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长久得像正在发生。

第二章

突如其来的疲惫使我两腿发软，我躺到客厅的沙发上，努力抑制心脏的跳动，大口大口喘气。最近总有这种情况，出一身虚汗就过去了。最好在她洗完澡之前挺过去，免得她看见了害怕。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的脸色鬼一样难看。

我在朱良家楼底下给老杨去了一个电话，问他在不在公司。老杨让我半个小时后过去。由于堵车我晚了10分钟，一进门就看见老杨搂着一个姑娘调笑，肥胖的手在超短裙底下摸索，油光四射的脸蛋子像探照灯似的扫射着紧身衣下面丰满的胸脯。看见我进来，老杨并不停止行动，满不在乎地把女人搂得更紧，甚至用鼻尖去探索女人深深的乳沟。我脸上挂不住尴尬，径直走进老杨的办公室拉上百叶窗，点上一支烟等他完事。老杨还不至于敞着大门干那件事，他再横再狂再肆无忌惮也从不拿生殖器思考问题。他的脑子挺好使。

老杨40岁之前顺风顺水，平步青云。28岁当上了一家国字头公司的进口处处长，负责进口国家稀缺物资。部长出国都让他陪着，东南亚的商人围着他转圈，恨不能跪下来求他把采购价格升上两三个百分点。他34岁被提拔为公司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副局级，主管部长亲自任命，风光无限，前途光明。39岁那年老杨想坐总裁的位子，上下打点，左右出手，使出浑身解数，算尽一切机关，

气势如虹地奔向成功的顶点。不小心摔了一跤，门牙没事，眼睛摔坏了，瞧谁都像是暗算他的下三滥。纪委审查了他3个月，审查完了，新总裁也上任了。老杨冲冠一怒，愤然辞职，主管部长不但没挽留他，反而沉痛地对他说：“我们惯坏了你的脾气，让你得罪了那许多人。我们放任了你的性子，让你招来了淹死人的吐沫星子。你还是走吧。我们想留你也不可能了。”老杨说，他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想打人，找不着对象，最后打了一辆车。打车给钱就行，打人还说不定打出什么妖蛾子呢。这些是老杨喝了酒告诉我的，一副咬牙切齿，满腔怨毒的模样，看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但他从没告诉我是哪几位好朋友出钱替他开了这间传媒公司，也从没告诉我公司5000万的注册资金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的钱。即便喝醉了他也未提一个字。我觉得老杨是一条汉子。

他的公司经营得不错，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员，能拍电视剧和电影，还能做广告。他在场面上混得开，黑白两道，三教九流，没有打点不到的地方。最令人吃惊的是老杨还能扮演现代讼师的角色，承揽官司，替人追债，因为法院和公安局他有熟人。我担心他迟早会混成一个黑社会老大，他对我的顾虑不以为然，撇着嘴唇，拍着胸脯，乜斜了眼睛，大声吼叫：“老子干一切事情都讲法律，讲人情，讲道理，跟黑社会啥关系也没有。老子挣钱挣在明处，是见得光的。一点儿也不黑！”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实话。他跟各大媒体关系打得火热，请客吃饭从不皱眉，一副仗义疏财的豪爽做派，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管他叫大哥。他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和信息网给媒体帮忙，媒体也给他的广告留下优惠的版面，保证他的公司在娱乐新闻和演艺栏目里的出镜率。有记者被人当“狗仔队”给收拾了，老杨当仁不让地替记者出头，摆平麻烦。他总自称“及时雨宋公明”，其实远不及宋江阴险狡诈，深谋远虑。我倒觉得他有的地方像李逵。但我不敢告诉他。

老杨喜欢女人，睡女人也睡在明处。有一次去东北探班，在高粱地里和一个女演员搞上了。老乡家的狗可不认识什么“老总”，什么“投资人”，一通乱咬，把老杨从高粱地里咬了出来。老杨一边提裤子一边冲着狗嚷嚷：“你咬老子的屁股，别咬老子的尿！”那个女演员的上衣和胸罩全丢在高粱地里来不及捡，光着上半身，甩着两只大奶子跟在老杨后面跑。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站在田垄上嘻嘻哈哈看热闹。老杨起了怜香惜玉的心思，也不顾黄狗扑着，叫着，追着，奋不顾身地把上衣脱下来给女演员裹身子。黄狗乘机一口撕开了老杨屁股上的裤子，还咬破了他保养得雪白的屁股蛋子。他被车拉到县城里打狂犬病疫苗，从医院回来的

当天晚上，老杨将那条黄狗炖得稀烂，给剧组做了下酒菜。黄狗的主人得了2000块钱的赔偿费。

我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望出去，老杨趴在那个姑娘身上，裹在衬衣里的肥厚的脊背挡住了姑娘的脸，两只手忙活着上下夹攻，嘴巴拱着姑娘的脸蛋和脖子，弄得姑娘哼哼唧唧地轻声叫唤。我实在没耐心等老杨尽情发泄，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老杨最喜欢听的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放进窗台下面的高级组合音响。雄浑的乐曲在斗室中激荡，我闭着眼睛靠在转椅上，一边听一边抽烟。

没过两分钟，老杨一头撞进门来，冲过去关上音响，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龟儿子不晓得老子我办事的时候听交响乐阳痿啊！你故意不让我爽。日你妈！”

我笑着扔给他一支烟，打躬作揖，赔礼道歉。老杨玩女人与听音乐水火不容。他只在跟老婆行房事的销魂时刻才听音乐，而且只听古典大师的交响乐。他们夫妻二人的“交响乐”受了大师们激情的刺激，往往惹得邻居上门求饶，家里有七八岁的小男孩小姑娘，听不得如此真切生动的人伦大礼。

老杨把脚架在桌子上，深深吸了一口烟，憋不住笑起来。“日他先人。老子一听见音乐，老二马上就像面条一样。那姑娘正在兴头上，突然没了感觉，恨得牙都咬碎了。”

我问他：“像软面条还是像硬面条？如果像硬面条的话，她可没什么好抱怨的。”

老杨不耐烦跟我继续胡扯，直接进入主题。“你找我啥事？快说。”

他就是这个样子，问问题如同审贼，解决问题却像抢劫。我把朱良的事情讲了，让他帮我了解一下宋小东和朱良是什么关系。老杨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摸着剃得青光光的头皮，若有所思地想了半天，一骨碌从椅子上跳到地上。“你等我10分钟。”

10分钟后老杨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宋小东的电话和家庭地址。我打心眼里佩服，还没来得及张嘴，老杨就给我堵回去了。“我不白帮忙。你的稿子里如果有宋小东的事情，得在我指定的媒体上发一份。不多，就一家。你对老板也好交代。”

我从老杨那里出来，在街边找到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美式咖啡，要来几张

纸，将事情的脉络整理清楚。我拨通了宋小东的电话，宋小东极其礼貌地拒绝了采访的要求。他的声音很温柔，温柔里隐含的尖锐扎得我一激灵，比老杨威猛的呐喊还要振聋发聩。我强调我是朱良的朋友，一定会尊重他们的隐私，只做普通报道，绝不夸大其词。对于我发誓般的恳求他依然给予温柔的拒绝，温柔得我想骂他的母亲。我没有骂。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开始他已经挂了电话。我对着电话恶狠狠地嘀咕了一句，漂亮的女服务员瞟了我一眼，红了脸，扭头走得远远的。

喝完两杯咖啡，草稿写了两页纸。黄昏的天色明丽得如同清晨，红色的云彩堆积在天边，夕阳透过树阴照到街上，洒了一地黄澄澄的光，像地板上打的蜡。一条阿拉斯加雪橇犬不顾美女主人的拉扯，站在玻璃窗外面朝里张望，吐着粉红色的舌头。我买了一包奶油曲奇，走出店门，拿出两块饼干伸到狗鼻子底下，它嗅了嗅，一口吞咽下去。美女朝我微笑，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鼻子皱皱的。她像一个人。我的心一阵酸楚。雪橇犬的黑鼻头闻着我的裤子，狼一样灰白的脸贴在我的大腿上。我一边抚摸它的脑袋，一边拦下一辆出租车。

宋小东的家所在的小区看上去不起眼儿，实际上却保卫森严。大门的警卫要求登记身份证，楼门的警卫要求用监视器对话确认身份。我把脸对准监视器，拨了房间号码。扬声器里一个女人问我是谁，我说是替朱良先生送东西的。门开了，我走进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厅，大厅里的沙发是阿富汗紫羔皮的。大理石地板像一面镜子，照得我心虚。我走进铺着红木地板的电梯，电梯的角落里立着一个红木花架，磨砂玻璃花瓶里插满了白玫瑰和红玫瑰。电梯停在六层，六层的走廊装着一盏水晶灯，披散的水晶珠串散发着橘黄色的柔光。我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敲响了左边那扇房门。

开门的女人普通得令我吃惊。和她的普通相比，宋小东那该死的温柔就像在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涂抹的稀泥。她从容地望着我，单纯的微笑像一缕阳光，一只手扶在门把手上，一只手捏着围裙的一角。

我低下眼睛，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来送东西的。我是来采访的。”

一个男人从女人背后跳出来，带上房门，站在我面前。我退后两步，灯光射在男人脸上。我觉得他应该姓宋，因为他肯定比宋江还黑。他的眼睛在深深的眼窝里闪闪发光，鼻子挺得让我联想到罗马雕塑，下巴倔强地凸出来，嘴唇抿得紧紧的。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说：“你不应该到我家里来。我老婆什么都不知道。”

“那咱们约个地方聊聊。我向你保证过，绝不制造新闻。你可以问问朱良，听他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

他拉着我的胳膊走到电梯前面。“我现在不想接受任何采访。我正在处理公司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等我脱身出来再跟你谈。”

我摆脱不了他的控制。他力大无穷，像个黑猩猩。“我必须做独家专访。你轻点儿，你该不会把我从楼梯推下去吧！给我点儿时间，一个小时就行。”

他不再搭理我，押送我到一楼大堂，把我交给保安，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打搅了他的正常生活。保安护送我走出楼门，台阶上一只哈巴狗使劲冲我叫，做势要扑上来咬我的裤脚。我十分狼狈地落荒而逃。大门口的警卫一脸漠然地瞪着我，我朝他笑了笑。

女孩子从卫生间走出来，裹着我的浴巾，头发湿漉漉的。

她抱怨说：“你的浴巾太脏，一股味道，我不敢用它擦头发。”

她很聪明，没擦头发就对了，因为我每天用它擦脚。酒精和香烟将她的嗓子蹂躏得沙哑，我递给她一杯温凉的白开水，她贪婪地喝着。我喜欢女人用沙哑的嗓子叫床，不过昨天晚上醉得太厉害，没听清楚她的叫声。也许她的嗓子是叫床叫哑的。我不敢确定这个推测，我一直不是女人喜欢的猛男，这样的推测属于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憎恨满脑子的色情念头，但是我现在特别想跟她上床。回忆不起来的做爱场面像失落的美梦一样使我惆怅，弄得我神魂颠倒，一心渴望鸳梦重温。我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浴巾，想象浴巾下面肉体的模样。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色狼眼神，一心一意地啜饮着，像一只可爱的小鸟。这只路过的鸟即将飞走，我连它的羽毛都还没看清楚，连它的种类都还没弄明白，甚至连它的叫声都遗忘在醉梦中了。我不甘心就这样让她离开，觉得空落落的。

她喝完水去卧室把那些乱七八糟甩在各处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懒洋洋地踱进客厅，软绵绵地对我说她饿了。我陪她出去吃饭。管电梯的河北女人偷偷盯着她的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裙子箍在大腿根附近，几乎包不住圆滚滚的屁股。小区保安毫不掩饰惊喜，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望着她的低胸紧身衣，实在是又低又紧，把两只丰满的乳房挤得差点儿蹦出来。她架一副墨镜，昂首挺胸走在前面，高跟鞋“咯噔咯噔”响。我傻里傻气，左顾右盼地跟在后面，像极了牵着一法国“富贵犬”的土老帽儿。心里明明知道狗不是我的，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狗主

人的样子。我被这种奇怪的虚荣心搞得汗流浹背。

昨天晚上出了宋小东家的院子，我在大街上溜达了半个多钟头。天黑了，路灯亮了，黯淡的灯光在街道上漂浮。我路过一排冬青丛，一个男人突然从冬青丛后面闪出来。我吓了一跳，以为碰上了劫道的盗贼。

他诡秘地冲我笑了笑，压低声音问：“要妞吗？好货色。学生。不贵。”

我的第一感促使我反问他：“我看上去特别像要妞的人吧？”我的好奇心又赶紧让我找补回一句：“哪里学生？人在哪儿呢？”

拉皮条的暧昧的笑容让我恶心。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跟他走。从冬青丛的一条狭窄缝隙中穿过，两个女学生扭扭捏捏地从松树背后转出来，一个低头摆弄衣带，一个侧过头只露出半张脸。我的职业本能赋予了我扮演嫖客的勇气，我问拉皮条的男人：“她们是哪个大学的？有学生证没有？别冒充学生要高价。”

皮条客拉了拉我的袖口。“看学生证可以，你得多加200。我不提供地方，人你得带回家去。我留100块牵线费，完事后你给小姑娘600。含了看学生证的钱啦。”

我走到侧过脸去的姑娘旁边，还没来得及张嘴，两个人影滚了进来。一个男孩子两手抱头，兔子一样逃窜，一个女孩子举着一块板子在后面追。女孩子一边追一边大声喊：“小小快跑，我已经叫警察了。这个王八蛋交给我对付。”

人一转眼全跑光了。拉皮条的男人一头扎进茂密的冬青丛，两个姑娘尖叫几声，消失在松树林子里。男孩子跌倒在地，任由追上来的女孩子用手里的板子劈头盖脸地打他，一边叫唤，一边用两只手捂住脸。我跑过去拉住女孩子的胳膊，连声劝道：“别再打了。别再打了。打破了脑袋可不是好玩的。”

她回头盯着我，眼睛贼亮，在昏暗中放光，像野猫一样。“你是嫖客吧？你还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警察马上就来了！”

她的厉声喝问让我胆战心惊。我拿出记者证证明身份，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讲给她听，极度渴望洗刷“嫖客”的罪名。男孩子乘机爬起身跑了，她想追上去，却挣不脱我的掌握，被我喋喋不休的解释搞得怒发冲冠。“你放手！再不放手我踢你了！”

我放了手，一直陪她走到马路上，她斜着眼睛问我：“你跟着我干吗？”

“你报了警，警察来了见不到人，我留下给你作证。”

“你倒好心。”她嫣然一笑。我受宠若惊。街边有个烧烤摊，我们要了啤酒和羊肉串。从那一刻起，酒精悄悄渗透进夜生活的血液里。那个挨揍的男孩子不但让女朋友去坐台，而且还怂恿拉皮条的给女朋友找男人。偏偏可怜的姑娘有她这样一个好姐妹，她非把那个混蛋的蛋黄敲出来不可。我对妨碍她的“砸蛋工程”深表歉意，竭诚邀请她开始下一轮活动，去酒吧听摇滚。她同意了，而且对摇滚这道下酒菜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年轻的酒吧招待按捺不住冲动，望她望得几乎口角流涎。我断言最适合她推广的产品是擦口水的纸巾，从小孩子到老头子全用得上。她笑着灌了我一大杯威士忌。她一点儿也不责怪那个可怜姑娘的挣钱手段，家里穷，总不能因为上大学把裤子当了吧。可恨的是瞎了眼睛，居然撞上了一个薄情寡义的畜生。我再次道歉，不明就里，胡乱出手，耽误了她对失明导致失足的好妹妹的拯救。我们从酒吧去了迪斯科舞厅，在舞厅里变成了两个酒桶，疯狂地摇晃，让不同的酒水在体内融合成一股冲垮理智和意识的洪流。我和她在洪流里洗了一个澡。

所以，我虽然流着汗跟着她，但我清楚她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女人可以穿得像婊子，但绝不可以做婊子。男人的底线就在那个地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下多少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如同淑女一样的女人其实是婊子，甚至比婊子还婊子。她不是婊子，我敢肯定。虽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虽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就和她上了床，虽然和她上了床却遗忘了做爱的细节，我还是敢肯定，她不是婊子。所以，我流的不是冷汗。

我们找了一家吃湖南菜的馆子，不大，很干净，黄杨木的桌椅挺别致。我点了毛家红烧肉，剁椒鱼头，她点了青菜。两杯热茶下去她的嗓子清亮多了，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在日本的妈妈，一个给在广州的爸爸。两个电话都打得不耐烦，把长途弄得像只隔了两条街。中国电信的广告要做成这样，非得让全中国的用户追在屁股后面声讨暴利。菜上来了，我不动筷子，等她。她丧声歪气地挂断电话，迅速报销了半个鱼头和一碗米饭。她不碰红烧肉，我把一盘子红烧肉和两碗米饭全吃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吃饱了不饿”这个道理。

我们一边喝番茄汤一边聊天。她父母离婚后各自成了家，她的学费由父亲承担，生活费由母亲承担。她来北京三年，连爹带妈总共见了五次面，钱倒不发愁，钱是发愁的时候解闷的东西。她轻蔑地撇着嘴角，冷笑了两声，既无聊又无